

天山情

邓 普





2 039 1683 3

情 满 天 山

邓 普

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 九 八 三 年 • 北 京

内 容 说 明

解放以后,包括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,我们有许多知识青年和干部,到了边疆,到了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。他们立下雄心壮志,要去建设新的边疆。许多到过天山的人,有的真的在那里扎下根来,有的虽然由于各种原因离开了边疆,但是他们的心仍然向着那里,向着巍巍天山,关心那里的建设,热爱那里的人民。

本书以一个牧场为背景,着力刻画四个不同性格、不同遭遇的女青年的成长,歌颂老一辈对青年一代的关怀,抚育他们的成长。她们被迫到了天山,后来却真心实意爱上了天山。小说中还描绘了天山壮丽的景色,描绘了惊心动魄的雪崩和大风雪中的放牧,十分感和人引人入胜。

情 满 天 山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六 〇 三 厂 印 刷

字数185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10\frac{1}{4}$ 插页2

1983年5月北京第1版 1983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58,501

书号 10019·3458

定价 0.76 元

孕育着春意的天山，并不显露春的痕迹，却向人显露刀风箭雪或者凄凄寒日。

“如今天山也学会隐瞒真情了，”与天山阔别了九年如今又来到这里的李谷涵，心里暗中唏嘘地对自己说：“草也是这样。”

那些早就该返青的羽茅草，一接触暖气便抽芽的猫尾草，生命力非常强的老鹳草，出土十来天叶片就能长得比牛耳朵还大的芨芨草，全都不动声色地隐伏在发蓝的积雪下，就连山间的小河和溪涧也都躲藏在冰雪的薄壳下面，不肯露脸。

“我这么早就赶来，还不知是祸是福呢！”

畜牧学教授李谷涵在没有戴上“反动学术权威”的帽子以前，年年都来天山。如今的天山本来和以前没有什么两样，但他的处境跟从前大不相同，经常处于要应付各种意想不到的灾难的不安状态，所以对山川草木的观感，不免带有这种惶惶不安的精神色彩。他这次来天山，是要决定他今后的命运。现在还吉凶未卜，也许结局是……

一架宽大的垫满干草的马拉爬犁在雪地上滑行着，爬犁上载着李谷涵和他的简单行囊。赶爬犁的人告诉他，翻过

前面的小山岗，便是国营玛里奥拉牧场的冬牧地，场长林大坚正在老牧人英克拉普的毡房等他。

李谷涵心里明白，他这辈子真是完了，还是仍有一线希望？就该揭晓了。

天空又阴沉下来。从玛里奥拉峰沉落下来的乳浊的寒雾，一如往年冬季所有的阴天那样，逐渐遮没嵯峨的峭壁缓缓下降，越下降铺开的面积越广，最后象冻僵了般凝固在草原的上空。于是，一场飞雪又飘落下来，冬天似乎要没完没了地延续下去。

其实，一九七五年的春天，早就随着前两场风雪降临了，现在李谷涵也听见了她的声音——一只小羊羔的叫声。他可以想象出这只刚离开母腹的小羊羔，如何在凛冽的寒风中浑身打着哆嗦，试着用嫩弱的蹄子站立起来，没有成功；于是，焦急地同时又是兴奋地发出一阵银笛那么清脆的“咩咩”声。这种叫声，宣告牧场的春天已经开始了。现在，所有飘着袅袅炊烟的牧帐和毡房，所有喷发着饲草香气和羊粪膻味的羊栏和棚圈，都忙着迎接春季畜牧业的丰收……

柯尔克孜族老牧人英克拉普迎接这种收获季节，已经说不清到底是第六十九次还是第七十次，真的记得不大清楚了。总之，解放以后每次春羔的数字都在增加，只有到了什么都“必须大乱”的年头，才一年比一年减少。所以，他对有些人老是看不顺眼。比如，这个畜牧技术员朱卫果准是

这种“必须大乱”的人。据说，他还是个从农学院毕业的“新型”大学生哪，可是连羊的牙齿有多少颗都不知道！

英克拉普虽说是山里人，对农学院一点也不陌生。关内有个农学院的教授，“大乱”以前年年都来牧场培育良种细毛羊，英克拉普就是专门替他放牧良种羊的。“大乱”以后好多年不让教授来了，去年秋天牧场给农学院头头送了很多羊肉，才肯把教授借给牧场两个月，屁股后头还跟着个神气十足的“监视人”——朱卫果。人家告诉他，这种大学生权力大得很，不仅可以管教授，还可以改造教授。所以，他本事不大，架子却不小，还会装腔作势。现在，他正拎起一只刚刚出生的良种羊羔，象摆弄玩具般又揪耳朵，又捏鼻子，却不送给刚刚赶到这里的教授看。老牧人生气了。他一手扒开朱卫果，用自己那双布满青筋的大手把小羊羔轻轻抱起来，让它的前蹄在他的胳膊肘中舒舒服服地屈跪着，这才用柯尔克孜人赠送珍贵礼物的礼仪，双手把羊羔递到李谷涵跟前。小羊羔洁白得象棉花团一般，两只前蹄又漂亮，又干净。

“山鹰的知交是山鹰，懂得老马心意的还是老马。教授，我英克拉普晓得你惦记什么，好好抱着吧。”他把小羊羔放进李谷涵的怀里。

在这里迎候李谷涵的玛里奥拉牧场场长林大坚接着说：“老爷子的心意重着哪！教授，你的心血没有白费；快给这种羊取个名字吧。”

李谷涵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抱着这只小羊羔，全身涌

起一股暖流。他亲昵地抚摩着它，那梨花似的雪片落了他一身，他毫不在意。雪花落到小羊身上，他却怜惜地用手绢给它掸掉，又轻轻地抹去它睫毛上的一滴小水珠……沉默了一阵子，他终于长长地舒了口气——心里的石头落了地，千斤担子卸下来了。这只头一代杂交育成的新型细毛羊，显然是成功的。瞧，他怀抱中的这只羊羔，体质多么结实，体型多么好看，浑身柔软的卷毛又是多么纤绵、致密和细长。看来，一个理想型的新品种，真的在玛里奥拉牧场诞生了。因为它的父亲是波尔华斯羊，母亲是玛里奥拉羊，牧场林场长不是让他起名字吗？就叫它“波玛羊”吧！

李谷涵抱着小羊羔鉴赏了很久，眉舒字展地问：“这是第几只？”

“第十二只。”畜牧第三连连长——英克拉普的孙子沙达卡提恭敬地回答，“第一批试配的二十只，还有八只今天也可以产羔了。”

“第二批正式配种的一百八十只，产羔日期比这些晚二十五天。到时候冰雪可以化尽了吧？”

“可以了，草芽也发青了。”

“好，头一批二十只没有问题了，那一百八十只可不要出事情啊！”

“放心吧，再也不会出那种没有皮的红毛怪胎了。”连长沙达卡提满有把握地说。

“你知道个屁！”英克拉普训斥着孙子，“是粉红色的短毛，皮象纸一样薄的怪胎。教授，那是你来这里第三年出的

事,对不?”

“是的,那一次怪胎可把人吓坏了。”教授笑着对连长说,“你那时还小呢。”

“比这匹马小一岁。”英克拉普指着一匹栗色走马说,“从马背爬下来,就用袖筒揩鼻涕。”

连长的妹妹努尔古丽在一旁窃笑,故意向哥哥撇着嘴,挑逗地说:“可人家现在是连长哪,爷爷。”

“连长又怎么样?在家里该听我的,养良种羊该听教授的。”英克拉普对孙子说,“你小时候向教授要糖吃,快有一搭哈喽,记得不?”搭哈意即口袋。

连长张着嘴嘿嘿笑着,回了妹妹一句:“现在该轮到努尔古丽了。教授给你带什么来了?”

努尔古丽从坎肩抽出一块比纱还薄的鲜红色的尼龙丝绸,得意地咧开嘴笑,露出一排雪白的细牙。“我可不象你,尽要吃的。”

李谷涵呵呵笑了一阵,让努尔古丽把小羊羔赶快装进毡篓,拍着身上的雪花,看看天色说:“这雪好大。二十二年前,我第一次到玛里奥拉,也是碰上这样一场春雪。”

“二十二年前,你还象个小伙子,敢骑我那匹性子最烈的黑公马。瞧你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,又瘦、又老,咳!恐怕连这匹栗色老马你也骑不成了。”英克拉普摇着头,把手搭在李谷涵的肩上,“我们山里人,不晓得你们大地方的事,听说好多人都要给……这样、这样……”他忘了那个词儿,向努尔古丽做着手势,问她:“叫什么?”

“叫揪。”努尔古丽说。

“噢，揪，你也给揪过吗？”

李谷涵苦笑了一下：“谁没有被揪过呢，总有个百儿八十次罢！都记不清了！”

英克拉普吓了一大跳。“那还得了啊！努尔古丽告诉我，揪的时候，要象黑熊学站的样子——屈着后腿，脖子上还得挂块马槽那么厚的桦树板子……”老人忿忿不平地说着，满脸皱纹颤动，银须雪眉簌簌发抖。“是哪些混小子敢这样干，有没有他？”

英克拉普问这句话的时候，粗大的指头几乎戳到朱卫果的鼻尖上，使他连连后退。

李谷涵冷冷地看了朱卫果一眼，轻声对英克拉普爷孙们说：“算了，谈谈别的事情吧。”

英克拉普看着朱卫果没趣地走掉以后，才掀开毡房的门帘，手臂一伸，向李谷涵和林大坚热情地邀请：“到里面喝碗奶茶驱驱寒气吧，屋里还有个客人等你呢。”

李谷涵走进毡房一看，失声地喊道：“啊！杜部长。”

他们紧紧地握着手，热烈地摇着、摇着。

二

一连刮了三天暖洋洋的春风，把雪原的积雪吹薄了。

整个冬季都在挨饿的老鸦，兴许是衰弱得飞不起来，象

黑色的病鸡般在斑斑驳驳的雪地上蹿着，找寻露出雪外的食物——去年秋天牧场屠宰牲畜时扔掉的腐皮、碎骨、败肠、烂脏。寂静的雪原上，听得见饿鸟吞食时喉咙发出的骨唧声。

一个脸蛋圆圆的、眉毛淘气地翘起来的姑娘，一声不响地瞅着鸦群，移动着小步，轻轻地走着。她的手中拿着一把弹弓，橡皮筋拉得长长的，“啪”的一声，小石子从弹弓飞出去。可是那只老鸦，只是跳了两步，侧着头看了她几眼，继续啄着找到的食物。姑娘装上第二颗小石子，正要再打，后面响起了另一个姑娘的声音：“玲玲，玲玲，当保育员的味道怎么样？”

说话的是个比她大一岁的姑娘，也从口袋里摸出弹弓，侧身接近最靠边的老鸦。一石飞去，老鸦“哇”的一声，展翅飞跑了，掉下一撮黑色的羽毛。

“呱呱、呱呱”，天空响起一片鸦噪，两个姑娘看见鸦群飞远了，遗憾地眨着眼睛，把弹弓放回口袋里。

“司令，你刚才问我什么？”

“真是个小迷糊，这么快就忘了。我说，新官上任啦，怎么样？”

“嗯……”她反问，“你哪？不也上任了吗，怎么样？”

“不咋的，一走进羊皮仓库，臭烘烘的。”

“我这娃娃官，更不咋的。成百个娃娃，说拉一齐拉，说尿一齐尿。”

“嘿！这官是不好当。”

她们不打老鸡了，谈论着各自分配工作后的感受。当幼儿园保育员的姑娘叫杜玲玲，十七岁；管羊皮库房的姑娘叫肖彬，十八岁。两人都在离牧场五十公里的垦区中学读书，不但是同班同学，而且两人住在学校的小宿舍里，同睡一张床，是好到不得了的同学。不管什么场合，杜玲玲总是喊肖彬做“司令”，因为肖彬有股厉害劲——她会打拳。那些故意当着女同学讲下流话的，抽烟往女同学脸上喷的，在厕所画漫画的，拿大便纸往女同学身上扔的臭小子们，吃过肖彬不少苦头。她一出现，这些调皮鬼可就老实了。那时候，学校乱极啦，老师不敢管，所以女同学出了个肖彬，真给大家解气，大家也都跟着杜玲玲喊“司令”。但是，能够向肖彬学点叫臭小子们在拳头跟前认输这种本事的，除了杜玲玲外，再也没有别人了。

这两个女孩子学打拳，虽然一个是师傅，一个是徒弟，但都出自一种必须奋起自卫的强烈意愿。她们的父母在诬陷忠良的年月里，都遭受浩劫。她们不甘心受人欺负和奚落，因此她们下了决心和狠心——谁敢动她们一下，就叫他吃苦头！

杜玲玲的爸爸叫杜宏海，原先是一个军区的后勤部长。“必须大乱”的第一年，他把几个被“炮轰”得心脏病发作的老同志，安置在军区医院治疗，派卫兵挡住一切“造反派”的冲击。在他保护的人中，有上了林彪黑名单的人。于是，杜宏海触犯了天条，被放逐到玛里奥拉牧场附近的一个部队养猪班当饲养员，不准任何人知道他的真名实姓。林彪死

后才“解除监护”，准许他把爱人和女儿接到玛里奥拉牧场定居，叫他在这里“继续思过”。

肖彬的遭遇比杜玲玲悲惨得多。她和姐姐肖颖，是一对孤儿。父亲早年因病去世了。妈妈林静好是个爱克斯光医生，年轻的时候在一部电影里担任过演员。那时候，林静好曾经严厉拒绝过一个有妇之夫的宣传科长的追求，并且向上级揭发了他的恶行；于是，科长被降为副科长。但是，冤家路狭。在“文化大革命”的“清队”阶段，这个副科长因为善于运用“引而不发”和“竹筒倒豆子”的经验，很快被擢升为政治部主任，到医院亲自抓点，领导“斗批改”。不久，医院“破获”了一起在爱克斯光室“私藏秘密电台”的案件，林静好变成“间谍嫌疑犯”被抓进监狱。过了两个月，她“畏罪自杀”了。她父亲林默庵是个专治跌打刀伤的老中医，幼年习过武，住在故乡的县城。他赶到省城认领女儿尸首时，一眼就看出女儿的颞骨关节是被懂武术的人卸下的——脱臼了，女儿死前不知受尽多少酷刑。在政治上被看成间谍分子父亲的老中医，万箭攒心，但诉冤无门，只好默然地领着两个外孙女回家了。到家的第二天，他就把外孙女唤到跟前，深沉地说：“你妈妈小时候很秀气，我太娇惯她，怕她学了武术有失斯文。如今这世道，我不能再让你们受人欺负了！”外祖父执着她们的手向后园走去，“走，跟我学点防身之术！”

从此，外祖父天天教她们武术，肖彬比姐姐学得更好。

可是，年迈的外祖父过了三年也病逝了。舅舅林大坚把她们领到玛里奥拉牧场，当作自己的女儿抚养。去年秋天，

姐姐肖颖在农机专科学校毕业，肖彬高中毕业，两人都回牧场分配工作。肖颖在机修厂打杂，肖彬管羊皮库房。

“哎，管羊皮，太不合心意。你呢？”肖彬问杜玲玲。

“我更没出息，才十七岁，抱一大堆娃娃。窝囊透了。”杜玲玲说。

“听说今天来了个大学教授，你见过没有？”

“没见过。他去年也来过，可我们都住在垦区中学，没回家。听说我爸爸很早就认识他，还是爸爸帮他找到这个牧场搞科学实验的。爸爸说，要是我们这些年轻人能向他学点科学知识就好了，他跟那个教授的交情可好哩。”

三

五十年代初，主张基因论学说的李谷涵，同大批涌来的外国专家所崇尚的学派是对立的。那些外国专家象在他们自己国家那样，把学术问题归结为政治问题。李谷涵被指责为“西方帝国主义反动的魏思曼——摩尔根学派”。这一来，他就在学院排不上课了。学院领导人同军区后勤部长杜宏海认识，经联系，就派李谷涵去一个军马场，名义上叫做顾问，指导培养良种马，同时作为农学院的一项科研项目。

可是，一个“反动的魏思曼——摩尔根学派”的教授跑去军马场搞科研，被外国专家知道了也是不行的啊。他们

到了哪个国家都俨然象那个国家的主子，这件事通过政治渠道，反映到后勤部长杜宏海那里了，部长只好把这件事作为一个政治问题亲自找李谷涵谈话。

可是，怎么谈呢，李谷涵写的遗传学著作，杜宏海根本没有看过；细胞核的脱氧核糖核酸——DNA是生物的遗传讯息云云，他压根不晓得是怎么回事；要讲现实表现，那倒有。有一次，杜宏海到军马场视察工作，亲眼看见这个大学教授把手插进马的肛门，一直插到上臂那么深，去触摸马的卵巢，鉴定母畜是否发情。鉴定一匹又一匹，他的袖子、衣襟，甚至衣领，溅了很多粪汁，而且挨马踢了几脚。从此，李谷涵给杜宏海留下的印象颇深刻。

“这个教授，怎么能说反动呢？”杜宏海心里想，他着实不懂那个什么摩尔根学派到底坏在哪里。所以，把李谷涵请到办公室来以后，他只是请教授抽烟，喝茶，半天想不出要给他谈什么话。

“杜部长，你叫我来，有事吗？”倒是李谷涵先开口了。

“嗯，则哥、则哥……”杜宏海是湖南人，一口湖南腔，把“这个、这个”说成“则哥、则哥”。

“则哥、则哥……好吧，我跟你谈了吧。”杜宏海语气缓和，先给对方吃定心丸，然后说正题：“你听了也不要害怕罗，他们有人说，你的学说是反蹬的……”

李谷涵听明白“反蹬”就是“反动”，脸色沉下来了。杜宏海赶忙给他做思想工作：“我说你不要怕嘛，你看你，脸色都不对头了。”他慢慢悠悠地，脸上带着笑容说：“则哥反蹬嘛，

不过是找点牲口作试验，有么子的罗。但是，不要在军马场反蹬，可以到别的地方反蹬。军马场有一千多匹军马，抗美援朝要用。”

李谷涵一听，原来是要把他赶出军马场，气得二话不说，站起来就走。杜宏海把他挡住了。

“哎，你则哥知识分子，脾气蛮大哟！坐下、坐下，不要发货……”杜宏海把发火说成发货。

杜宏海虽然没有挽留李谷涵在军马场继续工作，却给他另外找了条出路：“你拿马反蹬不成，不会拿羊反蹬反蹬嘛。都是有蹄子的，也都是吃草的嘛。我给你找个有十几万只羊的地方反蹬反蹬，你干不干？”

啊！十万只羊，这倒完全出乎李谷涵的意料了。老实说，这个只有一千多匹军马的地方，确实场合不大。自然界基因突变的频率，是几万分之一或者几十万分之一。如果能找到一个有十几万只羊的地方，就算是部长说的“反蹬反蹬”，也是他这一辈子难得的好运气。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广阔实验场地。

“好，我去，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在新疆，天山。”

杜宏海讲，抗日战争时期，他当后勤处长时，有个运输连长叫林大坚，现在在新疆一个国营牧场当场长。这个牧场有十几万只土种羊，要改良为毛肉兼用的细毛羊，还要培育出本场的优良品种，羊毛长度要在十公分以上。但是，他缺乏科学技术人员指导，如果李谷涵愿去的话，杜宏海可以

推荐。

“可是，我们农学院领导……”

“这个你不用担心，我去给他说。”

杜宏海果真说服了农学院的领导人，把科研项目从军马场迁到玛里奥拉牧场，于是，李谷涵便年年都到这个牧场搞科学实验了。

在玛里奥拉牧场十多年，李谷涵一面指导牧场用“级进杂交”的办法，将十几万只土种羊改良为细毛羊，可以向毛纺工业提供原料；一方面用“育成杂交”的办法，培育本地更为良好的细毛羊新品种。后者是科研项目，经过很多次碰得焦头烂额的失败，才在六十年代中期育成一种细毛羊，叫“玛里奥拉羊”。它体型好极了，羊毛又厚又密，虽然毛的长度还差三公分才能赶上国际市场最佳品种的水平，但在这里来说，的确是出类拔萃的了。

但是非常不幸，刚育成十只玛里奥拉羊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就席卷整个中国了。在那些年月，什么羊的肉红烧出来好吃，什么就是良种羊，管你毛长毛短呢。蹲“牛棚”的李谷涵日夜惦念的玛里奥拉羊的命运，凶多吉少啊！

去年——一九七四年，玛里奥拉牧场突然派人到农学院联系，请求派李谷涵去牧场指导工作（口头商定的条件是：借用两个月，牧场给学院“支援”一千公斤羊肉）。农学院的头头认为，这个在“牛棚”蹲了八年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，批也批过了，斗也斗疲了，让他干勤杂活，干两年也干不出一千公斤羊肉来，借就借吧。于是，学院指定应届毕

业的朱卫果为助手，陪李谷涵去天山了。朱卫果明说是做李谷涵的助手，实则是附带监视他。

阔别八年的玛里奥拉牧场，似乎没有被“文化大革命”完全毁坏，甚至连林大坚不久前也恢复了场长的职务，这真是山高皇帝远的好处啊。见了面，林大坚头一句告诉他的话就是：六十年代育成的十只玛里奥拉羊，一直由英克拉普放牧，已经育成一个良种群了。

“多少？”李谷涵惊异了。

“三百多只，育龄母羊有两百只。”

“嗨——”

李谷涵激动得说话的声音都发颤了。他精神大振地说：“老林，你们真行啊，确实是纯种的吗？”

“纯种的。不过，我们想打乱你原先的育种计划，不要纯种的了，要杂交的。”

“哦？那干什么叫我来呀？”教授不解地问。

“请你来的目的，是要你给我们拿主意。我们想培育更好的优良品种，可是不知道行不行。”林大坚又微笑地补充说，“另外，我们也想让你来散散心。蹲‘牛棚’蹲了八年，到我们这里松口气，休息一些时候吧。”

李谷涵懂得老朋友的一片诚心和好意了，眼角里闪着一滴泪花。但是，培育更好的品种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

林大坚告诉他，打算用国外引进的波尔华斯羊同玛里奥拉羊杂交。听说波尔华斯羊不错，但不知道它的详细情况，所以特意请他来拍板定案。